

月夜突击

■向勇 冯程 林景添



夜幕降临,月亮悄悄爬上戈壁上空。鏖战了一天的“红军”某部官兵此时正沉浸在睡梦中。

“嘟嘟嘟……”半夜,一阵急促的哨音划破营地的寂静,正在熟睡的官兵立即清醒过来。随着连长李松下达作战命令,官兵迅疾穿戴装具,携带武器,奔赴战位。

一场演练拉开帷幕。

一

凌晨时分,万籁俱寂。公路上,“红军”装甲战斗群按照战斗编组,向着疏散配置地域一路驰骋。

该连尖刀班的装甲步战车,内排长张宇和4名小组成员正在做下车前的最后一次战斗部署。

张宇在此次演练中的主要任务是带领渗透小组深入敌后,夺占对方纵深要点,对“敌”重要目标实施侦察破袭,配合主力歼敌。他们的行动对整个作战进程至关重要,张宇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渗透小组其他4名成员分别是前排长刘昭旭、中士李俊杰、下士王星博、上等兵蔡小磊。

做完战斗部署后,张宇眯上眼睛,脑海里开始梳理整个行动中各个环节的注意要点。窗外,草原四周高地黑黢黢,道路两侧景物向后飞速离去。

跨域机动200公里,灵活处置多种特情,当官兵到达疏散配置地域时已是次日凌晨1点。渗透小组顾不上休息,便立刻向“蓝军”控守地域开进。

载员舱内,第一次参加渗透破袭行动的上等兵蔡小磊,警惕的眼神中透出一丝紧张。这次行动和以往进攻演练不同——他们作为尖刀渗透力量,不仅要面对长途武装奔袭的考验,更要警惕、处置各类“敌情”风险,这对于组员的体能、技能以及心理素质都是不小的考验。

渗透小组乘坐的步战车悄然接近“蓝军”地域。即将进入“蓝军”侦察范围,他们做好下车奔袭准备。坐靠在车舱门旁的张宇紧抓门把手,紧绷的神经不敢有丝毫懈怠。组员们也将武器紧握在手上,眼睛紧盯窗外的地形地貌。战斗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二

“战车短停,载员下车!”随着口令下达,装甲步战车扎进一处低洼隐蔽位置,5人迅速下车疏散隐蔽,中士李俊杰取出望远镜进行侦察。按照计划,他们将向“蓝军”控守的城市内围摸索前进,

探寻“蓝军”重要目标。

组员们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不仅要时刻注意寻找线索,更要警惕“蓝军”袭击,随时准备利用地形掩护隐蔽接敌。

在夜色掩护下,组员们顺利翻越围墙,潜入“蓝军”驻守的城市内围。

月光下,四周沉寂,晚风轻拂。此时距离“红军”发起总攻时间不到3个小时,如果不能在“红军”全面展开之前破袭“蓝军”部分重要目标,配合主力部队行动,渗透小组的任务便宣告失败。可到目前为止,组员们除了奔袭途中与部分小股“敌人”遭遇以外,其余时间连“蓝军”的影子都没见着。

组员们开始有些焦灼,只能展开战术队形继续加快搜索前进。

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组员们苦苦追寻心中的“重要目标”。当路过一片经雨水冲刷的地面时,头戴夜视仪的张宇脚步突然抬高,跨过地上的一条黑线。这是在长期训练中形成的肌肉记忆——在进攻战斗中,敌人往往会设置各类绊雷迟滞我方行动。

“绊雷?”察觉到那根“绊线”的异常,张宇当即停下脚步,举起左手示意停止前进。他转身蹲下查看,不是绊雷,是一段裸露在地面的被复线!

上等兵蔡小磊赶紧上前,再三确认后使劲一拉,一条长长的电话线被拉起。

有电话线的地方往往就有敌人的重要目标!

昼夜温差悬殊的演训场,转眼便刮起寒风。下士王星博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心情却激动起来。

“顺着电话线的方向摸索前进,说不定能找到敌人的前进指挥所!”王星博迅速打开电台,将情况汇报给连长。

“胆大心细,快速侦察!”电台的另一边,传来连长简洁有力的声音。

“王星博、李俊杰、蔡小磊你们3人为一组,我和刘昭旭为二组,两组交替掩护快速跃进。”张宇果断下达行动部署。

随即,蔡小磊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将电话线钳断。

张宇和刘昭旭迅速前出,两组人员借助围墙、树木、楼房等地物作为掩护,一路绕过“蓝军”的巡视搜索视线,穿梭前行。

城市区域地貌复杂,张宇和刘昭旭越过一段空地,抵近一座立交桥前的废墟后重新观察地形,发现这座立交桥附近毫无植被、障碍遮挡,隐约看到桥上有人不断走动。

三

“是‘蓝军’,10多名‘蓝军’!”刘昭旭拿下望远镜,转过身对张宇低声说。

“只有跨越立交桥,才能判定电话线尽头的目标性质。”张宇筹划着下一步行动。

尽管“蓝军”占据人数优势,可眼前的障碍必须通过!张宇随即打开电台,呼叫一组灵活抵近,准备发起强攻。可

偏偏在这个时候因受“蓝军”电磁干扰,电台通联中断。

重兵把守,电磁干扰,必经之路……这一个要素在张宇的脑海中不停跳跃,让他更加确认前方有“蓝军”的重要目标。为此,张宇转身对着身旁的刘昭旭打起手语:“与一组取得联系,做好协同,匍匐抵近。”

为避免引起“蓝军”注意,刘昭旭悄声摸索至一组位置,将行动计划告知一组。

张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在刘昭旭向一组告知行动计划后,准备向张宇靠近时,桥上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几秒后,刘昭旭头盔冒烟被判定为“阵亡”。

紧接着,10多名“蓝军”奔下立交桥,一字排开搜索。废墟内的组员将身体紧贴地面,在黑暗中纹丝不动。

“蓝军”步步逼近,100米、50米、30米……按照演习规则,张宇和他的组员随时可能遭“敌”全歼。

看着“蓝军”一步步抵近,张宇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此时,他最担心的是初次参加渗透行动的上等兵蔡小磊,真怕他弄出声响。

正在“蓝军”推进搜索之际,立交桥右侧围墙缺口处传来几声炸响,整片区域瞬间烟雾弥漫,10多名“红军”在步战车的掩护下迅速跨越缺口,突进城市内围。原来,负责夺控立交桥、接应大部队的发起总攻的“红军”官兵展开行动,已经成功抵达目标地域。

眼看“红军”突进内围,控守立交桥的“蓝军”迅速散开,依托地形展开防御。

趁“蓝军”正激烈交火,张宇当即向组员打出“突击”的指挥手势。4人如离弦之箭冲上立交桥,借着烟雾与夜色掩护,顺利抵达桥体对面空地,运用有利地形迅速疏散隐蔽,蔡小磊和王星博随即前出侦察。

“前方一蓝色高楼旁发现‘蓝军’通信车,南侧大楼二层内有大量‘蓝军’聚集,判断为敌前进指挥所!”很快,王星博将侦察结果报告张宇。

张宇拿起望远镜,向着王星博指示的方向观察。

暗夜中,一座不起眼的蓝色高楼旁,两条用树叶伪装的天线穿过随风起伏的伪装网,左右摇摆。在南侧大楼二层,隐约看见人影浮动,牵拉在楼房尽头一个小窗上的,正是那根被复线。

“可算找到你了!”

“行动!”看准楼前“蓝军”哨兵交接之际,张宇果断下达命令。

夜色下,4人沿着墙壁向大楼匍匐摸去。在楼前,他们拉开模拟手榴弹弹环,手榴弹在空中划出抛物线,从大楼的窗口飞入。

短暂的寂静过后,大楼内传来炸响。10多名“蓝军”被判定“阵亡”。事后证实,那里正是“蓝军”前进指挥所!此时,“红军”主攻部队正向着“蓝军”控守地域发起冲击。

张宇指挥小组成员赶往集结点。皓月的清辉映照他们前行的身姿,此刻的胜利只是一个起点,他们正奔向新的目标。

那三年,我的散文诗歌作品纷纷在报纸杂志发表,身边的几位老师功不可没,他们指点我,如何妙笔生花,又如何激昂文字。

这些往事,如梦如幻,是我那三年最真实的生活侧影。

蓦然回首,那三年好慢,属于学子们的时间仿佛怎么用不完。那三年又好快,恍惚之间,我离开母校竟有25年之久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25年来,不论走了多远,学校的老师与同学,龙门的游鱼和嘉陵江,时常在夜深人静时浮现于脑海,然后定格为故乡,让我忍不住思乡,又不能返乡。

每当笔靠近纸,我就想说:你是我成就梦想的靠枕。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往期美文

红色之旅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选部位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南部。这里是岷山山脉北段,境内重峦叠嶂,地形崎岖,因迭山而名迭部,古称叠州。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长征中,有两件重要的大事发生在这里:俄界会议与腊子口战役。

秋日,我沿着红军当年走过的路,从西安到兰州,再过迭部前往俄界。车子在蜿蜒的山道上行驶,正值一场淅沥的秋雨之后,碧空如洗,褐色的群山峻岭之间,松树树木浓绿得如翠似玉。一路上但见山峦重叠,两侧沟深谷窄,一边是湍急的河流,另一边是陡峭山崖。巧合的是,我在通往迭部的这条山道上逡巡前行这天,恰是当年红军长征抵达此地之时。遥想当年,公路没有开通,这条山道该是多么的崎岖难行。我在丽日晴空的日子里,沿着平整的盘山公路驱车前往,而当年的红军将士们却是单衣草鞋、饥寒交迫,在腥风血雨中徒步翻山越岭。我这样想着,一路之上,不胜感怀。

从迭部县城向西南方向行驶大约两个小时,前方视野里突然跳出一个傍山小镇,白墙红顶的屋舍,橙黄或金色的屋檐十分醒目。再走近一些,路旁沿街的墙壁上不时出现一幅幅拙朴壁画:穿灰布军衣、头戴红五星的军人队伍,有镰刀锤头标识的旗帜……几乎家家屋檐下都红旗飘扬,门前的一排老树枝梢上悬挂着大大小小的红色五星卡片,在明媚的秋阳下,鲜艳而清晰。俄界到了。

俄界原是达拉乡的高吉村,达拉乡以地处“达拉库”而得名。“达拉”在藏语里是“虎穴”的意思,仅从地名就可对这一带的地貌略识一二。

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同日凌晨,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向俄界进发。红军进入甘南地区的第一个藏族山庄甘沟村时,正值大雨,一夜过后,山洪横溢,英勇的先头部队突破悬崖、飞线等种种险阻,接连越过达拉河上6座悬空险桥,为大部队开道。9月11日下午,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红一军团会合。

在俄界,我走进村子最东头的一户人家的小院。这是一个藏式风格的普通院落,有一间小土屋和一座又黑又高的二层木屋。屋内的地面和墙面都呈现陈旧的颜色,迎面的板壁上挂着一面褪色的粗布党旗,阳光从屋顶的缝隙照射进来,将党旗上手绘的镰刀锤头映亮。这间不到40平方米的简陋土屋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留下了重要印记: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土屋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北上的任务与今后的战略方针。

迭部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集之地。高吉村是个坐北朝南的藏族小山寨。由于信息不通,当时村里的人们听信了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匪的挑拨宣传,集体出逃躲进山里,只留下空无一人的寨子。几天后,红军离开了,村民们才陆续从山里出来。虽然他们对这几日在这里发生的惊涛骇浪并不知晓,对这支衣衫褴褛

辣子、香烟与哈达

■张子影

褛的队伍所背负的神圣使命更不能了解,但是,当他们小心翼翼走近家园时,面对的景象连他们自己也无法相信:寨子的街巷变干净了,自家的院落干净了,缸里装满了清水,来不及带走或者隐藏的贵重物品安然无恙,缺少了粮食的人家,会在灶台的醒目位置发现一块或者几块大洋,或者别的值钱物件,整个村子清静宁得像刚从晨曦中醒来。俄界人不是没有见过当兵的,国民党的兵,土司的兵,土匪、军阀的兵,这些人哪一次过来时不鸡飞狗跳像蝗虫扫荡?但这一回,这支队伍令村民们惊诧了:成百上千的人马,在经历了数月长途远征与无数激战苦战之后,经过这个空无一人的小小村落时,依然彬彬有礼,依然秋毫无犯。

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啊!他们仅停留了数日,却把惊诧和感动永久地留下了。人们很容易就打听到了:这是红军的队伍,他们的领袖叫毛泽东。

关于红军队伍与藏族百姓的关系,在这里我还听到另外一个故事。

1935年9月,一支红军部队住进了腊子口乡的朱立村。这也是个藏族村寨,坐落在半山坡上。红军来得突然,许多人见这支队伍上的人们虽然面色疲惫,但笑容亲切,也就留在了村里。红军在村里只住了一天。第二天一早集合准备出发时,队伍中却传出了哭声。原来,头天傍晚,小通信员借了房东藏族阿妈的水罐去提水,在山道上不小心把水罐打破了。早晨,红军出发前,检查群众纪律时,小通信员向指导员承认,自己打破了老乡家的东西,必须赔偿。但小战士的随身物品除了一身红军制服外,只有一把枪和一件红毛衣。武器当然不能留下,年仅十七八岁的小通信员脱下身上的毛衣时,哭了。旁边的一名老战士解释说,小战士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牺牲,红毛衣是他们留给儿子唯一的遗物。得知情况的藏族阿妈

说什么也不肯收红毛衣,比比划划地表示拒绝,但小通信员和战友们执意要按纪律赔偿。推让了半天,阿妈没办法,只能收下,回身从屋里拿出一件羊皮袄(也有人说是块羊皮)要送给小战士,双方又是一番推让。出发的时间到了,指导员命令小战士收下了阿妈的礼物。队伍出发后,指导员又派人返回,将一块银元送到阿妈手上。

俄界会议之后,红军于1935年9月17日晨占领天险腊子口,攻破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打开北上通路,使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腊子口战役期间,毛泽东与一部分部队在17日天黑前住宿在朱立村,18日清晨离开。之后,他们开始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雪峰;铁尺架。好些日子过去了,听说那支红军队伍的人单衣薄履翻越雪山走了,藏族阿妈捧着红毛衣眼泪汪汪:这群孩子,这群孩子啊……

红军走了,但藏族群众把这支队伍的怀念留了下来。召开俄界会议的土屋旁边有个二层木楼,这是当年毛泽东主席的住处。二层木楼被原样保存了下来,一根四米多长的木头截削出台阶式的独木梯,从门口斜搭至二层的廊房檐下。房主在一旁修建了另一座木梯,让独木梯以原有的姿态摆在那里,任时光将它打磨成沧桑的模样。穿越岁月的风烟,我仿佛看见,在经过一整夜激烈的会议讨论之后,一代伟人毛泽东弯腰走出低矮的土屋,一步一脚踏上这只木梯。此时,天色初现,身着灰布红军制服的毛泽东站在二楼廊檐下,面对初升的朝阳大口吸烟,心里正酝酿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怀着景仰之心,我从新制的木梯缓步上到二楼,穿过又窄又矮的檐廊,进入了内室,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住宿过的房间。一脚踏进屋门,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房间仅4平方米大小,只有一铺地炕和一个小小的灶台,地炕正中,端正地摆放着一尊半米多高的毛泽东半身金色塑像,塑像上重重叠叠地披挂着数十条哈达,有质朴的白色,也有高贵的黄色。塑像面前的供台上,一层层,一排排,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百根香烟。一侧的窗台上,堆着,挂着一串串红红的干辣椒。

迭部的乡亲们并不知道那位红军指导员和那位小小年纪的红军战士的姓名,也并不知道这支红军部队具体的番号,但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爱护老百姓的队伍。

十几年之后,1949年的10月,当迭部的天空飘扬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身居大山中的迭部人才真正了解,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新中国成立的伟岸的国家主席,就是当年那个站在俄界那座二层木楼的屋檐下吸着烟、面色凝重的红军领袖。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迭部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俄界,家家都是窗明几净的楼房,每一户的房上墙上遍种鲜花。他们还在自家的墙上画上红军队伍的图画,写下红军当年写过的标语。迭部人曾经亲眼见证了伟大的红军长征,这是他们的骄傲和荣耀。

多少年过去了,迭部人记住了共产党的恩情。他们把对党的感恩、对领袖的敬意,化为一个个小小的举动。于是,一行又一行的人们走进毛泽东主席曾经住过的旧居,怀着热爱景仰之心,一次次弯腰鞠躬,把辣椒挂满窗台,把无数的香烟、哈达,敬献给伟人的塑像前。



东风第一旅 局部(油画) 骛 鸿作



长征

第5628期

梦想的靠枕

■彭志强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湍急浩荡的嘉陵江,在注入长江之前有很多次转身。它在流经龙门镇时,由于拐弯较大,显得更为湍急。恣肆的激流似欲把整个城镇淹没,然而撞击在高峡石壁上,只得悻悻离去。那些年,置身于码头,静观奔涌的江流,这里不时可见到游鱼跃出江面的奇观。那些鱼逆流而上,在奔涌的嘉陵江水中溯游。

我的母校是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就坐落在嘉陵江畔的龙门镇。西枕嘉陵江千里碧波,东瞰龙门镇万家灯火,它像一颗璀璨夺目的夜明珠,照亮了莘莘学子的灿烂前程,也照亮了我的青春与梦想。

我在龙门求学的心路历程,很曲折。像是命中注定,我的“鲤鱼跃龙门”故事,如同曲折蜿蜒的嘉陵江,在龙门拐弯时虽有迟疑,却始终顺势东流。

那年九月,我放弃读高中,考进了